

进步的常识

JINBUDECHANGSHI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术部 编

特约主编 周为民
周熙明

袁方 姜汝祥
两极分化：为什么穷，为什么富

吴稼祥
加减的辩证法

张维迎
如何让人说实话

 现代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5 7881 7

进步的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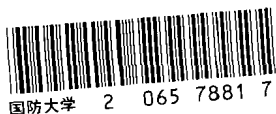
JINBUDECHANGSHI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术部 编



特约主编 周为民
周熙明

 现代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5 7881 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步的常识/周为民,周熙明主编.-北京:现代出版社,1999.4

(现代决策者参考文丛)

ISBN 7-80028-532-4

I. 进… II. ①周… ②周… III. 经济-文集 IV. F-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848 号

策 划:蔡未名 陈 镛 曹志行

特约主编:周为民 周熙明

Jinbu De Changshi

进步的常识

责任编辑:孙玉华

封面设计:李伯红

出 版:现代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 刷:北京海宏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625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80028-532-4/C·016

定 价:24.00 元

(内部参考)

序

终于,《现代决策者参考文丛》放在了读者面前。在印刷品极度过剩、文化垃圾泛滥成灾的今天,在一片光盘可以储存 10 万页文字、一个衬衫口袋能装下一整部百科全书的今天,在打开个人电脑就能在信息网络上漫游世界、获取几乎无穷量信息的今天,在地球上的森林面积急剧减少、纸张理应倍加珍惜的今天,人们在让一部书面世之前,不能不思之再三。

我们决定推出《现代决策者参考文丛》最主要的理由,是今天的书太多,信息太多,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令人望书兴叹、直至晕眩。

古人对那些属于凤毛麟角的博学之士,以“学富五车”誉之。在今人看来,只读过五车书(车一定不会是载重量巨大的汽车、火车,书却很可能是十分沉重的竹简),即便不算孤陋寡闻,至少也是学问平平。君不见今之学人,相互之间动辄以“著作等身”的桂冠相赠,这五尺厚的书若是刻成竹简,恐怕就足以装满古人的那五辆小车了。可是,真正可怜的不是古人,而是今人;真正博学的不是今人,而是古人。古之博学者,几乎读遍

天下之书(总共也许只六车),以一人之躯,负载当时社会的几乎所有文化信息,大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今之学者天赋再高,用功再勤,穷其一生,恐怕也读不完世界一日之内所出之书。相对于人类知识总量,他们所拥有的那点知识实在少得可怜,哪里配称博学。再者,古人徜徉于语词的密林中,或“度岭穿松心未厌,好闲翻为爱山忙”,或“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从容优雅,其乐陶陶者矣!反观今人,大都只为著书而购书、藏书、读书,整日价东颠西跑、东翻西找、东摘西抄,一本书刚读个开头,又被另一本书的新鲜标题所吸引,何曾完整地读完过一本书,遑论“学富五车”!如此读书法,何来乐趣可言?也有古人企望从书中寻求“千钟粟”、“颜如玉”、“黄金屋”,其俗不可耐,似乎不输今人,但实际上,他们总要通过“功名”的中介去获取“功利”,而并不直接在知识与财富之间划上等号。所谓“文章是山水化境,富贵乃烟云幻影”,正好表达了古人对于知识与财富之关系的基本看法;今人则不然,他们认定“知识就是财富”、“信息就是金钱”,把与“富贵”无关的“文章”视为“烟云幻影”。今人的这种“意识”来自于这样的“存在”:今日的社会,不追求财富增长则无需出书、读书,不出书、读书便无法令财富增长,以致让每本书的码洋都被计入了国民生产总值。故曰:书籍之于古人,乃是与人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伙伴;书籍之于今人,则是与人疏离、待人征服的对象。

书籍与人的关系古今如此相异,或许是与人类个体的进化远远跟不上社会进步的步伐,从而使得个人在日趋庞大的社会机体面前日益显得渺小有着密切的关系。今人的大脑容量和

掌握人类全部知识的雄心欲望与古人相去不远,而今天的出版物(它是社会机体加速膨胀的催化剂)数量却是古时的千倍万倍。陷入以有涯对无涯的困境,实是今人不可逃避的命运。出版物的高速度增长,信息的爆炸式膨胀,对于人类整体来说,无疑既是进步加速的动力,又是进步加速的标志,但对于人类个体来说,却未必全然是一件好事。个人一生中实际需要和可能获取的信息毕竟有限,而这有限的信息却被淹没在由无数出版物汇聚而成的汪洋大海之中,纵然有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本领,你也可能永远找不着你所需要的那点有限信息。因此,对于个人,书籍既可能是攀登的阶梯,也可能是由横七竖八的阶梯堆积起来的路障;信息既可能是照亮生命之途的理性之光,也可能是吞噬生命的狂涛恶浪。

说古今之异不是要崇古非今,而是想让我们对现代个人的生存困境有清醒的自觉和深刻的反省;说书籍、信息的两面性不是要否定“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一千古不易的真理和信息对于人类生存的极端重要性,而是想提醒人们不要忘了“物极必反”这一同样千古不易的真理和信息的选择对于个人生存的极端重要性。在社会被称之为“信息社会”、经济被称之为“知识经济”的现时代,书籍虽非万能,离了书籍却是万万不能。个人事业的成败,大半取决于能否及时适量地选取你所需要的信息。“为道日损”的古训使我们悟得一个道理:所谓信息选择,实际上是用一种“减法”去对付信息爆炸式增长的“加法”。以“减法”对“加法”,不失为人类个体在现代社会的一种有效生存策略。通过“减法”,我们也许能摆脱现代个人的生存

困境,重建个人的自信,重建个人与书籍之间的伙伴关系。

编辑出版《现代决策者参考文丛》,是我们实践“减法”原则的一种尝试。

我们设想中的主要读者是从事经济实践的决策者,但所选文章则并未限定在经济学领域。我们认为,知识虽有门类之别,生命和生活却是浑然一体;真实的经济生活从来无法离开社会文化的整体而独立展开,真正的生存智慧从来无法由某个学科独立提供。所谓从事经济实践,无非是选择经济这个特殊的入口进入浑然一体的生活;所谓经济学知识,无非是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去表述浑然一体的生存智慧。对于从事经济活动的决策者来说,掌握经济学这一教人如何致富的学问,固然无比重要,但不要忘记的是,离了经济学之外的知识就不会真正懂得经济学,也就无法让它成为致富的工具。一旦把经济学的真理之鱼从生活的河流中捞起,这一真理之鱼就会立即死去。死记硬背经济学的原理、公式不会使人真正弄懂经济学,就像学会快速数钱不会使人变成富翁。“减法”不是“切割法”,不是要把知识切割成碎片让人分享,而是要通过剔除知识的无用或多余部分从而使人更易于接近完整的智慧。

我们怀着这样的期待:读者会发现,他的案头每增加一本我们的“文丛”,他的书架上便可减去许多沉重的藏书。我们不敢作这样的许诺:“文丛”能消除阅读和思考的痛苦,使探索理论、获取智慧变成一件轻松惬意的事情。“减法”不是“速读法”。减去那些无用或多余的读物给读者省下的时间和精力,正可用于真正的阅读(而非浏览)和思考。真正的阅读是与智

者的对话,其最终的目的不是获取外在的知识,而是将外在的知识转化为内在的智慧。没有智慧的统率,知识常常只能充当滑稽剧里的道具。艰苦的阅读和痛苦的思考,是让知识的种子长成智慧的大树的不可或缺的土壤和肥料。

我们——参加“文丛”选编工作的所有人,都是以读书为业的人,都有过在书店、图书馆、书房和因特网上陷入迷茫和晕眩的痛苦经历。痛苦之余,思及那些从事经济实践、整日事务缠身而又不得不从书本中获得信息、汲取智慧的决策者们,心下不免生出不可名状的同情:在铺天盖地的出版物面前,他们的痛苦一定远甚于我们。于是,便有了以“减法”对待“加法”的主意,有了作为实践“减法”原则的尝试结果的《现代决策者参考文丛》。

编 者

目 录

【中国与世界】

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美〕安德鲁·内森 罗伯特·罗斯 / 1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

〔美〕乔治·索罗斯 / 21

【现实聚焦】

两极分化：为什么穷，为什么富

袁 方 姜汝祥 / 35

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

杨 帆 / 61

中国当代“黑社会”

梁晓声 / 73

【思想库】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刘军宁 / 87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顾准 / 94

传统中国能自发走向资本主义吗?

周为民 / 122

以资产界定权利

张五常 / 137

天生平等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 148

进步的常识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 174

【旧事重提】

拆毁北京城墙纪实

张建伟 / 201

刘少奇“剥削有功”说的来龙去脉

林蕴晖 / 215

【反思录】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对话

吴 江 / 232

《共产党宣言》的误读与误读苏联

刘建明 / 251

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

朱厚泽 / 269

【世纪回眸】

鸟瞰本世纪

〔英〕霍布斯鲍姆 / 276

跨进 20 世纪的时候

普烈汉诺夫 / 303

【域外观察】

美国总统是什么

林 达 / 309

先有社群,后有政府

丹尼尔·J·布尔斯廷 / 327

【学术前沿】

如何让人说实话

张维迎 / 340

【一家之言】

加减的辩证法

吴稼祥 / 352

熟悉的陌生人

韩少功 / 371

【以史为鉴】

王安石变法

黄仁宇 / 392

戊戌百年祭

黎 鸣 / 401

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美〕安德鲁·内森 罗伯特·罗斯

编者附言 本文选自两位美国人所著的《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一书。作者想让美国 and 整个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她在世界上的处境，从而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消除对中国的无端恐惧和与中国的无谓冲突。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有个以世界的眼光来认识自身的问题。要使中华民族真正加入世界生活，汇入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流，就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的世界公民。惟其如此，我们才会不再夜郎自大，也不再妄自菲薄。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些人认为它将是下世纪的一个超级大国而与美国为敌，然而它在军事上是落后的，它一心关注的事是保持它的领土完整。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中握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是核俱乐部的一个成员，然而它没有与外国结盟，自称是第三世界的普通一员。中国对资本主

义持批判态度,同时它又是世界十大贸易国中的一个。它的辽阔农村内地培育着一种内向的文化,而它漫长海岸线上的居民却具有世界眼光,他们在人数上超过了东亚所有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是一个区域性强国,在全球起作用,从一个角度看,它是站在世界事务的边缘,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站在世界事务的中心。

中国的行为常常令别人捉摸不透。它曾在千百年间自居于它自己的世界秩序的核心,对欧洲的强权政治及其引起的国际法充耳不闻。今天它却捍卫着一种纯粹主义式的、起源于欧洲的国家主权观念。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联盟的一员,国民党中国赢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战后不久共产党当政,中国加入了苏联集团。后来它离开了那个集团,相当孤单,只在亚洲和东欧有很少几个友邦。到70年代和80年代,它又与美国形成一种准联盟关系。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常常起一种均势平衡者的作用,但是它坚持说它的外交政策是讲原则的。这些原则曾经以马克思主义辞令表述,而现在北京说在国际事务中不依意识形态划线。有人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未得到满足、企图打乱世界秩序的强国;也有人把它描绘成是一支维持现状的力量,说它赞成保持国际稳定,因为那是中国发展经济所迫切需要的。它既被看作是一个内向的国家,又被看作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既能合情合理地权衡利害得失,又受文化价值观和感情驱动。它日益增长的实力既被看作是21世纪的亚洲保持稳定的力量,又被视为对世界和平的一个潜在威胁。

要理解中国的行为，就要看一看它在世界上的处境，它在维护自己的安全方面具有哪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它的领导人是怎样看待那些不利因素。首先不妨看看中国官方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怎么说的。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说自己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意思是说中国不与任何另一个大国结盟。中国的发言人说中国谋求和平，以便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中国说它处理外交政策问题的出发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这些原则是在1954年，当时中国正力图与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交往。那时提出这些原则，是为了加强与印度、缅甸之类中立国家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安抚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正跟本国共产党武装分子作战的政府。

今天，五项原则在措辞上一字未变，但目的有所不同。它们是为了取代美国式的世界新秩序——按照这种新秩序，那些往往反映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制度正在限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限制那种干扰自由贸易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并鼓吹全球一律的人权准则而限制主权。中国的主张则是强调国家一律平等，都应参与制定国际准则，其主

权不可侵犯，不论大国小国、西方和非西方、富国和穷国、民主制或集权国家，都有权采取它们认为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而不论其做法是否符合西方的标准。五项原则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不可以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较弱的国家。

中国说它“永远不称霸”。在60年代，“霸权”这个名词用来指苏联的扩张主义。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将这一概念扩展到越南对柬埔寨和老挝的控制。今天，中国官员使用这个名词是指美国企图在贸易、武器扩散和人权问题上，单方面地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别的国家。中国说它不称霸，也是为了告诉它那些较小的邻邦：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不会使中国变成该区域一霸。

对于世界各地多数的争端，中国官员们的立场是：它们应通过和平谈判求得解决。在伊朗伊拉克战争、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争端以及前南斯拉夫冲突这些事情上，中国均持此种立场。在联合国，当表决那些为了扭转入侵、停止内战或制止恐怖主义而授权实施制裁或实行干涉的决议时，中国通常投弃权票或不参加投票。既表明了它主张不干涉的态度，又未行使否决权。

中国外交辞令中最常谈到的一点，就是外交政策应当以道义原则为基础。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得道或失道的评论几乎总是无法避免的。比方说，“国家利益”这个名词在中国话里听起来有点自私的味道，而不像一个中性的字眼。说外交政策以“原则”为基础，则显得落落大方，而不是显得僵硬。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中，美国方面声明它“acknowledged”中国人认

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英文词并无承担义务的意味，可是找不到一个恰当的中文词来表达。中国人提出而且为美国人所接受的中文词是“承认”，它就意味着法律上的承认。^①尽管现实主义往往是中国政策的一个特点，而且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本领，但是，在中国政治中，如果不同时包含一种道义上的理由，这政治就不可能是现实的。

中国外交政策辞令长期以来都比较连贯，这有三个原因。首先，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区性强国，跟利益遍布全球的国家有所不同。美国处处遇到难题，需要在彼此冲突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各个友邦互不相容的要求之间、历史形成的友谊与新的结盟之间或者老的原则与新的现实之间，作出棘手的抉择，而中国只是在亚洲才遇到这类麻烦。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坚持的几条原则确实往往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国力所不及的地方，他们说反对大国干涉以及维护国家主权与平等，并不只是唱高调，而是代表了中国自己的利益。离中国越远的地方，中国的辞令和利益就越容易吻合。

其次，一个较弱的国家坚持说它的原则不可侵犯，就可以加强它的讨价还价的地位。只要北京能让别国首都相信它的原则立场不会改变，别国的外交官就不好意思再提出北京已经封了口的问题。即使在不得不作出让步时，也可以说这不是

^① 经核对，上海公报中的表述是美国“认识到”，而不是“承认”。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中则用了“承认”。——译注